

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12
S7553 Y8
1873
V.16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是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宋

建

安

袁

柳

編

輯

明

太

宗

張

許

論

道

錄氏江續

漢成帝劉元

初孫堅娶姁姁唐侯氏生四男

植嗣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相家壽春年十餘

已交結知名舒人馬瑜與策同年亦英雄以義相

許而自稱家道得司徒如分得劉表從居餅策從之

時乃孫瑜也人生壯策升堂外尋有無龍共及虎

年十七而歸國已乃渡江繼止都南納策從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
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畱家壽春策年十餘歲
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
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
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

復讐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
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
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
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
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
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
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
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
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
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

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
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
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
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
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
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
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
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
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
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使吳景與

孫賁共將兵擊英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

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
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
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
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
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
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
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
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
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

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
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
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
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
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
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
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
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十二
月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
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

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

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

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

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眾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旣不納其言策

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

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犇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

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

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
人臣所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眾未有所附策
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
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
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
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
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
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
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
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

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

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

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勦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勦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勦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勦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勦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勦策復就攻勦大破之勦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勦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

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
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
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
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
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
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
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
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
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
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

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畱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

嘗迂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上將兵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

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

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

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
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
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
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
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
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
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
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
刺史昔爲公所用于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

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
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
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嚴刺
史者

揚州刺史
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
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
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
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
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偏迫而欲

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
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
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
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
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服焉能害人吳夫人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
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
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
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

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畱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

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邾長寧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
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
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
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
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
閤大紲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
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
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
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

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

秋八月劉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

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

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
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
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
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
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
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
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
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
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
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
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
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
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
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
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
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
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
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
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
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
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
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
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
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
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
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
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
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
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
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

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

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
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
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
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
眾眾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
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
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
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

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

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
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
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
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
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
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

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畱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畱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

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
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
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
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
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
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
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
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
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

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
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
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
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
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
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
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
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
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

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
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

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

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

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
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
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盾
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
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
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
爲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爲漢昌太守
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

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賤與操說春

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五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土

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

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
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
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
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
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
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
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
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
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

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
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
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
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
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
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
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
齊下席泣涕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
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誠權自
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畱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畱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眾人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眾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

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
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
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
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
數萬人宿惡盪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漚
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
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
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
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

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不降罵羽羽殺之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爲賤

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

事見吳蜀通好

十二月魏

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卽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

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

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頓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
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
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
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
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
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
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
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
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
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

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有何損邪遂受

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
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
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
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
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
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
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
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
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
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

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
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
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奧
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
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
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
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
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
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

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
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
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晉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
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
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
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
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
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
之

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充詣

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充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

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爲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

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
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患休便渡江驛馬
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
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
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
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
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
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
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
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

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吳將孫

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眞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

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畱橐臯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

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
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子時爲昭
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
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卻
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
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
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
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
殺之時江水淺陬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

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帝卽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

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

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景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畱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

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白石頭至於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

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曰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

帝殂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

張溥曰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改元三十有一年壽七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摯無並至會討董卓責袁術調兵食繇大谷入洛陽掃宗廟修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讎袁術畏憚劉繇

敗走王朗華歆拱手讓地劉勳黃祖望風挫逃
史稱其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
夏豈虛哉權享國雖久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
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略必大於子弟
子弟之福必厚於父兄權卽人傑亦孫氏之賢
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
表虎臣亦未有盛於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
遺書孫權治水軍八十萬眾會獵於吳張昭等
恐怖失色請率眾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操
赤壁鼎足乃建後卽帝位權盛稱瑜功昭舉笏

欲贊功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繇今思之
當日發言盈廷群疑滿腹權拔刀決策火攻計
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黃蓋吳誠有人子
布元表肉食者鄙權所深笑操殆死華容其氣
將盡蘇秦羞牛後韓侯願聽合從魯連欲蹈東
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僕妾知恥霸王立成獨
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
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破曹操不在
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爲王失荊州權亦不
害爲霸肅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數負信權

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
操屢出師無能加於權不非善武者復何能爲
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
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
不復勝不勝而卽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大
敗而且得壽考紹繇官渡以殞身權借赤壁以
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卽守成
烏可無奮發哉張溫不斬董卓漢室遽亡張守
珪不殺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早識更愈張九
齡矣

張益除車本末卷四十八

通鑑記事本末

四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

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訟訟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

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亡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

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
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屯於海西飢餓困踧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
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
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
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
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可令假手於術布曰不
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
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
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

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立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畱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

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
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
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
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
史車胄畱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
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
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
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
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王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
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
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
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
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

袁紹紹聞備至自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畱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畱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

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犇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

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

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
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
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
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
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
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

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

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

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

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
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
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眾
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
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弃去

習鑿齒曰劉立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
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
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擲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

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

魯肅以歸孫權

事見孫氏據江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

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
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
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
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
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
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
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

人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畱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

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

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

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

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畱諸葛亮
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畱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
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
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
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
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
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
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
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

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

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
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
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
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
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
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
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
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
怒其眾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

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

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
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
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瑣冷苞張
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
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
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瑣張
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
雁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畱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
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

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賤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

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

馬超從張

魯事見韓馬之叛

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

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義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

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
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
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趾入
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
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
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
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
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
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美璋
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

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
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
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
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
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
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

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畱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旣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殄之德睚眦之

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纂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

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
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人未附也
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以夏侯淵爲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
相長史杜襲爲駙馬都尉畱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

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紇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

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

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
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
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
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
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
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顓張郃引
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
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
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

安也遂權宜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
郤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
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
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
之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
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
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
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
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

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之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

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

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

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丙午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
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
德旣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
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
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

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
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
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
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
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
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
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
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
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

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士
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
最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
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
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
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
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
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
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
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

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

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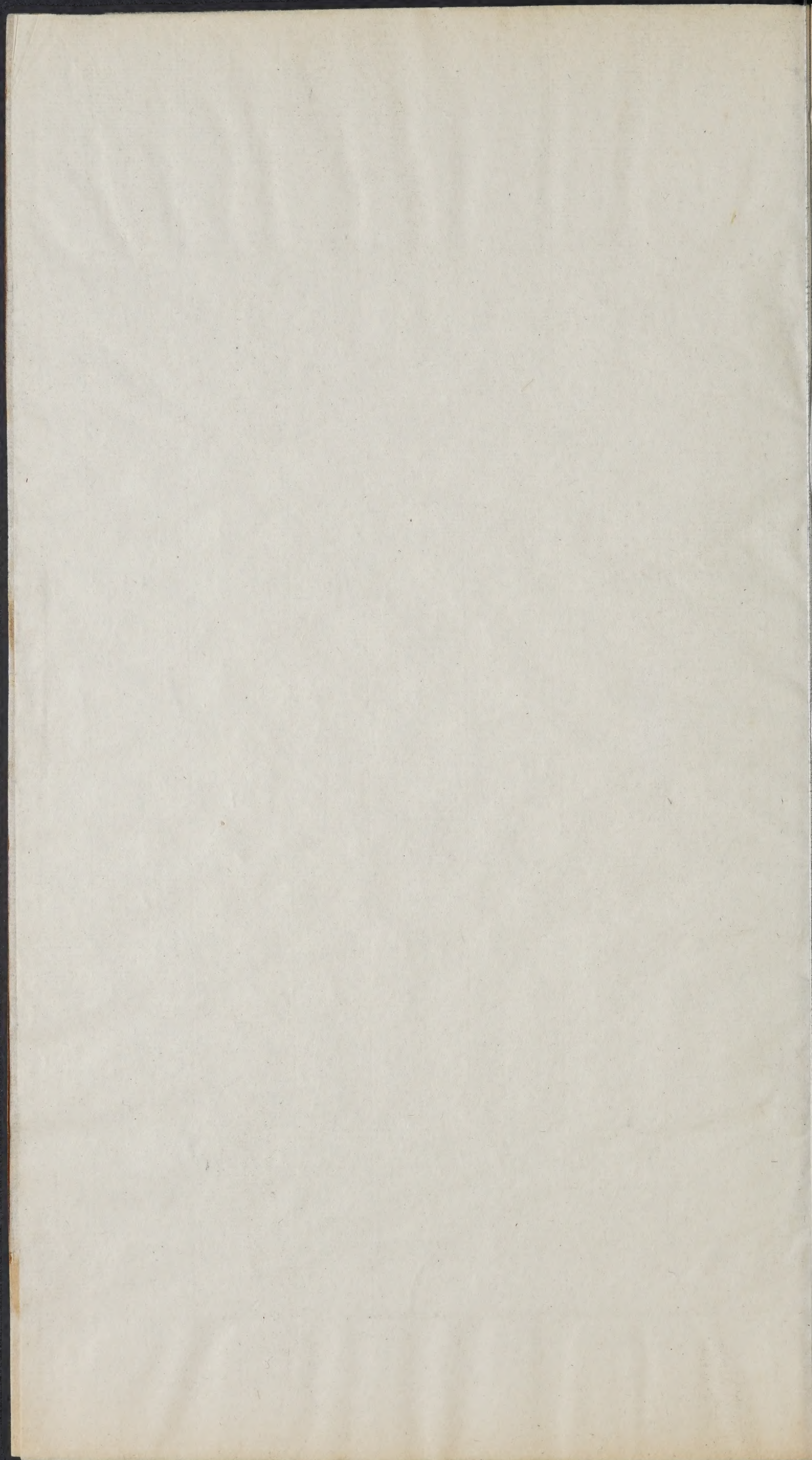
張溥曰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從鄒靖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

曹操奸雄非寇讎乎布爲袁術攻先主反解紀
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
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
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展支體圖四方也
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句踐之智
於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
招先主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
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於人戎敵而爲
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因天不
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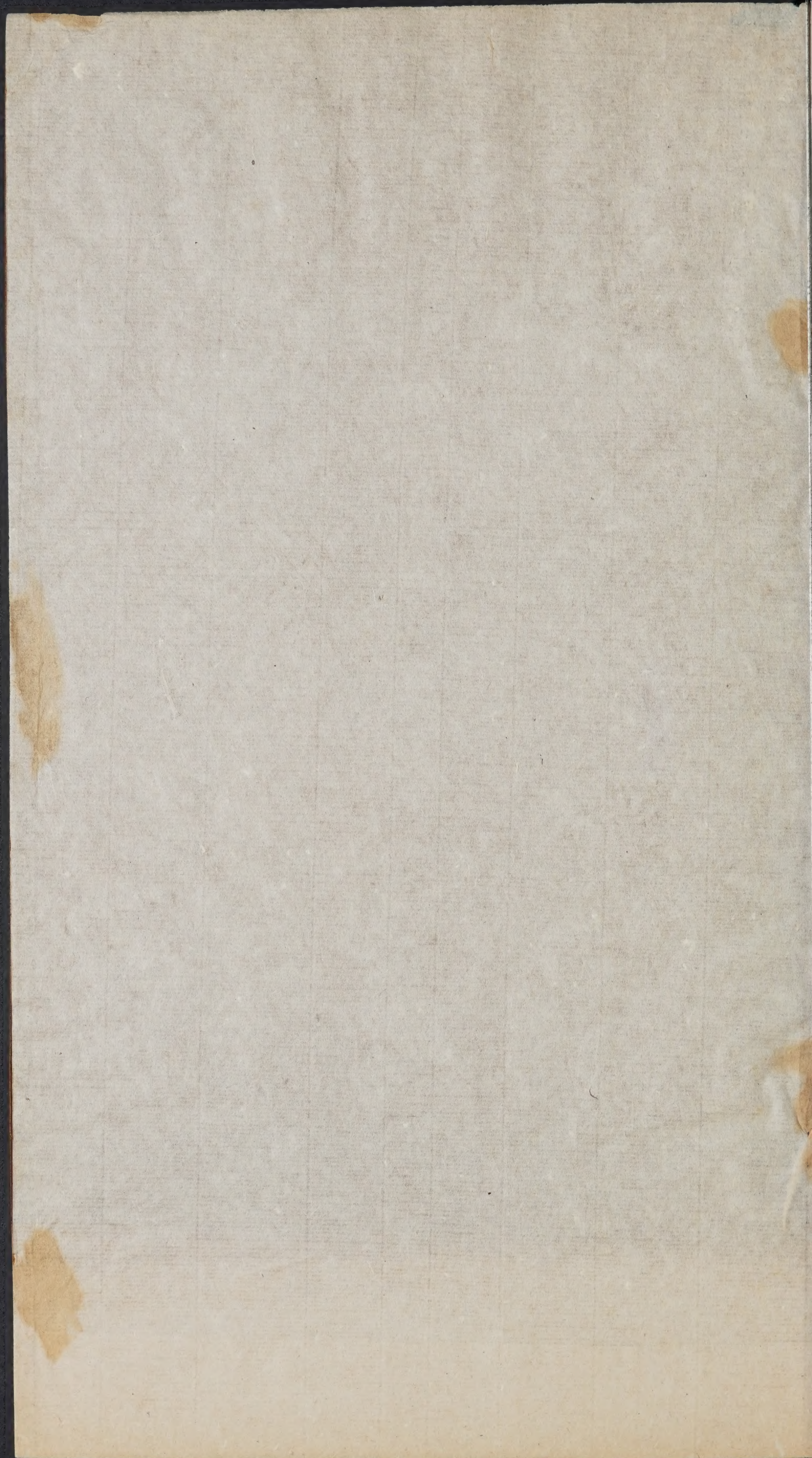
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
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
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龐統與
張松法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尚猶豫旣而決從
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
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
姓懿親荊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
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
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
取之以表爲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於漢

高而敗漢高忍於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
言卽先主猶不免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